蜀山劍俠傳/11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一一〇回　匝地妖氛 脫身悲失劍　彌天血雨 極惡鬥元凶

下一回▶

當下辛辰子跟定唐石，二人又跟定辛辰子，剛剛飛過那座孤峰，忽見辛辰子朝前面唐石打了一個招呼。唐石回頭一看，見是辛辰子，先要變臉動手，猛一尋思，將手一招，雙雙落了下去。二人也隱身跟下，纔一落地，便聽唐石道：「我早猜那金蠶是你放走。如今我和你也是同病相憐，我已被老妖喫了一條臂膀，昨日又叫金蠶咬我全身見骨，說擒着你，便是榜樣。若非許多師弟再三攔我，昨日便準備拼命逃走。不想禍不單行，你又來惹這大亂子。如今我已想開，事難怪你，我再不逃走，早晚也遭毒手。你想我幫你叛他，我卻不敢似你這樣大膽，我自去九星巖等你。那文蛛有三個藏處，兩個你都知道。惟有一處，在他打坐的石頭底下風穴之內，有法寶封鎖，祇恐你盜走不了。似他這般狠心惡毒，我何嘗不想將他害死，無奈他在玉影峰喫你困住，他用第二元神修煉多日，靜中參悟玄機，比了從前還要厲害，漫說你我，就是各派劍仙有名的飛劍，也傷他不了。可笑他心腸狠辣，當時祇顧將師文恭害死，取了人家屍體，接續全身，沒料師文恭原是中了天狐白眉針，鬧得要死不活，一見難逃老妖毒手，將所中兩根白眉針，運用玄功真氣導引，藏在兩腿之內，自己卻甘願受老妖飛刀之苦，祇爲叫老妖難得便宜，多受痛苦，老妖原是瞞着毒龍尊者行事，做賊心虛，急於將身接續。誰知忙中有錯，每日一交寅卯辰三時，白眉針在兩腿穴道中作怪，痛癢痠辣，一齊全來。欲待斬斷重續，一時又找不着這好法體。那針沒有吸星球，無法取出。到了每日寅卯辰三時，祇好將穴道封閉，將真火運入兩腿，慢慢燒煉。須過兩個八十一天，纔能將那兩根白眉針煉化。煉時元氣須

要遁出，以免真火焚燒自己。他自從你背叛以後，把門人視若仇敵，入定時非常小心，常用法術護衛全身，元神卻遁往隱僻之處，以防門人暗算。那西方野佛雅各達，也用師文恭的斷手相接，雖無白眉針在內，不知師文恭使甚法兒，也是到時作怪。若非他防備周密，情知制他不了，適纔我就下手了。這時他正如死去一般，不到巳初，你祇不能近他，要盜文蛛，正是時候。這洞穴雖在他的座下，但是與藏養蠶母的洞穴相通，在他身後，形如七星，趁蠶母全都被你引出，正是時候。那金蠶雖未煉成，已甚厲害，我祇不明白你用甚麼法兒能將它們引出？」辛辰子道：「話說起來太長。我此次前來，原是以死相拼，相機行事。昨日已來過一回，見你喫他荼毒，萬沒料到你會和我做一路。那些惡蟲已被我一網打盡。承你好意相助，指引明路，少時待我大功告成，再作細談。」言還未了，猛然擡頭一看，不由大驚失色道：「惡蟲飛回，紅髮老祖法寶被人破去，如何是好？」笑和尚聞言，回頭往來路一看，遠方雲空中，果有一叢黃光綠火波動。正在觀望，猛覺金蟬拉了他一下，轉身再看兩個妖人，業已不在眼前。正要問金蟬，可曾看見妖人何往，金蟬用手往前面一指，說道：「那不是辛辰子？」

原來辛辰子自被紅髮老祖親自將化血神刀取還，愈發不是綠袍老祖敵手。他和紅髮老祖門下姚開江、長人洪長豹俱是至好，那化血神刀也是洪長豹偷來轉借。情知要和綠袍老祖拼命，除了請洪長豹設法，轉求紅髮老祖相助，絕無辦法。及至尋着洪長豹一問，說紅髮老祖無故不願和人開釁，爲那化血神刀，自己還招了許多埋怨，漫說求他相助，連自己下山也不能夠。不過自己也不肯坐視，願將兩件心愛法寶，一個叫做天魔聚毒幡，一個叫做五淫呼血兜，借他拿去報仇。這兩樣東西，專破正邪各派法寶、飛劍。五淫兜更是金蠶蠱的剋星，乃是師父所傳鎮山之寶，爲了朋友情長，擔着不是相借，務須謹慎從事，以防失落。又傳了他一種極厲害的潛形匿影的法術，如遇緊急，祇管使法，將二寶拋在隱祕之所，別人任是道力高強，也難看出，以免落入外人之手。辛辰子知道二寶厲害，當下不便再求紅髮老祖相助，道謝起身，昨日便趕到了百蠻山陰風洞上空，往下窺探。綠袍老祖聞風知異，先將陰火放起追尋。幸而辛辰子新學紅髮教下潛形之法，沒有被他發現，祇嚇了一跳。不敢怠慢，遵照洪長豹所傳，先覓好了相當之地，如法佈置。不料笑和尚、金蟬二人已先在洞中隱身，辛辰子報仇心切，以爲洞中之人是別派中隱居巖穴的煉士，又仗着法寶厲害，未曾顧忌。被金蟬慧眼看出行徑，霹靂劍雖然不如紫郢劍，也同是當年長眉真人煉魔除邪之寶，自賜與妙一夫人，更經多年修煉，已是百邪不侵，無意中遇見剋星，竟將他借來的五淫兜破去。辛辰子哪裏知道？先趁着綠袍老祖入定之際，用妖法將金蠶一齊引走，自己再安安穩穩盜取文蛛，得手之後，回往原處。那些同門妖人，除了唐石一人還可與他支持外，餘人本不是他的對手，何況又有兩件厲害法寶在身。說好便好，說不好，索性一齊除去，雖不能當時便將綠袍老祖制死，也可去

掉他身邊的羽翼。偏巧又看出唐石也要背叛，更是心喜。二人見面之後，算計時間還早，正在興高采烈，勸唐石和他一同背叛，惡師心毒，單是逃避，並不是事。話還沒說幾句，猛擡頭看見天邊金光閃動，仔細一看，金蠶業已飛回，知道五淫兜定被別人破去，好不咬牙痛惜，暴跳如雷。情知事已緊急，許多昔日同門必然回來，將綠袍老祖驚醒；蠶母迴穴，更是無門可入，文蛛不能到手。被綠袍老祖知道行徑，再想得手，豈不萬難？依了唐石，原主慎重，暫時避開，改日下手。辛辰子哪裏肯聽，事已至此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，說不得祇好孤注一擲。

當下見唐石不敢同去，獰笑一聲，往广崖那面便飛。笑和尚、金蟬二人自是不捨，也雙雙隨後追趕。身纔離地，便聽身後一聲慘呼，金蟬回頭一看，大小兩溜綠火，正往孤峰之下投去。金蟬知道那兩溜綠火，有一個是唐石所化，怎會多出一個妖人，自己當時竟不曾看見？正想之間，無形劍遁迅速，已追離辛辰子背後不遠。眼看辛辰子並未覺察二人跟在身後，徑投中洞，望着煙霧環繞中的綠袍老祖，咬牙切齒，戟指低罵了兩句，急匆匆轉過身後，鑽入一個形如七星的小洞下面去了。笑和尚、金蟬二人連忙跟蹤而入，祇見下面黑沉沉，腥風撲鼻，深有千尋。二人初入虎穴，莫測高深，祇跟定前面那溜綠火往前遊走。在黑暗中轉了不少彎子，末後轉入一個形如擴穴的甬道，忽聞奇腥刺鼻，盡頭處有一個深窟，窟口掛着一面不知甚麼東西織成的妖網，彩霧蒸騰，紅綠火星不住吞吐。定睛一看，正是那妖物文蛛，四隻長爪連同腹下無數小足，緊抓在那面網上，似要破網飛去。這時辛辰子已經現身出來，離窟口三五丈遠近立定，身上衣服業已脫盡，正在赤身倒立，唸咒行法。那文蛛一見生人到來，早又張開尖嘴闊腮，露出滿嘴獠牙，呱呱怪叫起來，聲音尖銳，非常刺耳。金蟬尚是初見這種醜惡體態，不禁駭然。笑和尚情知這種毒鮫蛇涎結成的妖網，專污正教法寶飛劍，不敢下手，祇好靜等辛辰子的機會。祇須他將妖網一破，再在暗中出其不意，連辛辰子帶妖物一齊斬殺。眼看辛辰子使完了法，站起身來，手指處一道綠光火焰，粗如人臂，直往網上燒去。那妖物正在怪叫掙扎，不大耐煩，一見綠光飛到，嘯聲愈加淒厲，猛地將口一張，從網眼中噴出萬朵火花，將那綠光迎住，兩下相持，忽前忽後，約有半個時辰。辛辰子想是知道時光緊迫，直急得抓耳撓腮，滿頭大汗。笑和尚見辛辰子不能得手，雖說潛形遁迹，不怕妖人看見，到底身居危境，也是非常着急。

祇有金蟬年幼心高，並不怎麼顧忌，反倒看着好玩。猛地失聲說道：「師兄，這樣等到幾時，我們還不下手？」一句話將笑和尚提醒，猛想起自己身邊現有矮叟朱梅的天遁寶鏡，何不取出應用？想到這裏，剛要用手取鏡，那辛辰子百忙中聞得黑暗中有人說話，嚇了一跳，以爲中了綠袍老祖的道兒，心慌意亂，長嘆一聲，把心一橫，先收回那道綠

光，咬破舌尖，一口血隨口噴出，化成一道黃煙，籠罩全身，直往窟口撲去，伸手便要摘網。同時笑和尚也將寶鏡交與金蟬，吩咐小心從事。自己收了無形劍遁，準備運用劍光下手。正在這雙方張弓待發，時機一瞬之際，辛辰子原知綠袍老祖妖法厲害，所有寶物全都能發能收，所以先時不敢去摘，及見陰火無功，時機轉瞬將逝，不得不拼死命連網帶妖物一齊盜走，逃出之後，再作計較。手將伸到網上，金蟬迫不可待，也將鏡袱揭開，口唸真言，道一聲：「疾！」一道五彩金光，匹練長虹般，也已罩向網上，登時煙雲盡滅，光焰全消。那妖物文蛛也似遇見剋星，抓伏網上，閉着一雙綠黝黝的雙目，口中不住怪叫，毫不動彈。那辛辰子忽見一道金光一閃，現出一個小和尚和一個幼童。認得那小和尚曾在天蠶嶺盜文蛛時見過，劍術甚是了得。尤其是那幼童，手上拿着一面寶鏡，出手便似一道五彩金虹，照得滿洞通明，煙霧潛消。知道來者不善，未免有些心驚。猛一轉念：「何不趁着眼前時機，搶了文蛛逃走？」說時遲，那時快，辛辰子已將鮫網揭起半邊，一見文蛛如死去一般，並不轉動，心中大喜，正要往前撲去。忽聽腳底下鬼聲啾啾，冒起一叢碧綠火花。知道中了仇人暗算，顧不得再搶文蛛，正待飛身逃走，已來不及，被那一叢綠火涌起來，當頭罩住。同時覺着腳底下一軟，地下憑空陷出一個地穴，似有甚麼大力吸引，無法掙脫，活生生將辛辰子陷入地內去了。

這裏笑和尚全神註定辛辰子，準備他從妖網之內將文蛛抱出，便飛劍過去，一齊腰斬。忽聞異聲起自地中，陷出一個地穴，冒起一叢火花，將辛辰子捲了進去，便知不妙。正喚金蟬小心在意，猛覺眼前五根粗如人臂的黑影，屈曲如蚓，並列着飛舞過來，也不知是甚麼東西，忙着招呼金蟬。正待先將身形隱起，將身劍合一，身子已被那五條黑影絞住。笑和尚一着急，大喝一聲，索性用劍光分出迎敵。誰知眼前起了一陣綠火彩焰，聞見奇腥刺鼻，自己飛劍竟失作用，身子又被幾根蛇一般的東西束住，纔知飛劍被污，身已被人擒住。剛喊：「我已失陷，蟬弟快照昨日所說，逃往東海。」一言未了，一道金色長虹照將過來，金光影裏，看清那地穴中現出一個碧眼蓬頭的大腦袋，伸出一隻瘦長大手臂。來者正是妖人綠袍老祖，束身黑影便是妖人邪法變化的大手。被金蟬天遁鏡照在他的臉上，眼看妖人綠眼閉處，手也隨着一鬆。笑和尚連忙用力掙脫。那大手想也畏懼鏡上金光，竟然疾如蛇行，收了回去。笑和尚已被妖人大手束得周身生疼，喘息不止。金蟬忙着跑了過來，剛將笑和尚扶好，地下鬼聲又起。先是一叢綠火彩煙過處，那封藏文蛛的怪洞，忽然往地裏陷落下去，如石沉水，一點聲息全無。接着滿洞綠火飛揚，四壁亂晃，腳底虛浮，似要往下陷落。

笑和尚見事危急，忙喊：「蟬弟快快帶着我將身飛起，我飛劍已被邪法污損了。」金蟬聞言大驚，剛剛扶着笑和尚將身飛起，果然立腳之處又陷深坑，腳底火花如同潮涌。光

影中隱隱看見綠袍老祖張開一張血盆大口，眼露兇光，舞搖長臂，伸出比簸箕還大、形如鳥爪的大手，似要攫人而噬。金蟬不敢怠慢，連用霹靂雙劍護着全身，手持寶鏡照住坑穴。穴內萬千火花被金光一照，便即消滅。叵耐妖法厲害，滅了又起。下面綠火彩煙雖被天遁鏡制住，可是四外妖火毒煙又漸漸圍繞上來。這時地洞中方位變易，已不知何處是出口。相持了好一會兒，笑和尚知道妖人厲害，暫時雖擒不住自己，必然另有妖法，遲則生變，好不着急。及見四外火煙雖然越聚越濃，卻祇在二人兩三丈以外圍繞，並不近前，情急生智，悄聲囑咐金蟬：「火煙不前，說不定便是霹靂劍的功效，你一雙慧眼，能燭見幽冥。何不權拼萬一之想，冒險覓路逃生，死中求活？」金蟬原是全神貫注綠袍老祖，恐他乘隙衝起，抵敵不住，驚慌忙亂之中，竟忘了逃走之路。被笑和尚提醒，才定睛往四外一看，火煙中依稀祇左側有一條彎曲窄徑，彷彿來時經行之路。餘者到處都已陷落，四外都是火海煙林，一片迷茫，無路可通。一面夾着笑和尚，身與劍合；一面將寶鏡舞起，一團霓光，光照處，火煙消逝，路更分明。可是後面地下異聲大作，竟如兒啼，也隨着追了上來。笑和尚忙喊快走。金蟬運用真氣，大喝一聲，直往外面衝出。纔飛走了不遠，便聽後面山崩地裂一聲大震。二人哪敢回頭，慌不擇路，有路便走，居然飛離穴口不遠，金蟬慧眼已看見穴外天光，心中大喜。就在離出穴還有兩三丈遠近，忽見眼前數十點黃影，從兩旁壁上飛撲上來。金蟬見那東西並不畏懼天遁鏡上金光，大喫一驚。恐有閃失，將手一指，先分出一口雄劍上前迎敵。一道紅光閃過，祇聽吱吱連聲，數十道黃星，如雨般墜落，並不濟事，才略放心。身臨穴口，剛要飛出，又見有數十條彩縷在穴上飛動，忙將寶鏡一照，悉數煙消。趕忙趁勢飛了出去，一眼看見外面天空，似穿梭一般，飛翔着二十四個妖人。祇爲首之人不是唐石，卻換了紅衣番僧雅各達。各拿一面妖幡，彩絲似雨一般從幡上噴起，已組成了一面密密層層的天幕。見二人出穴，齊聲怪嘯，二十四面妖幡同時招展。那面五彩天幕，映着當天紅日，格外鮮明，被妖法一催動，漸漸往二人頭上網蓋下來。

二人見勢不佳，因知妖網一定厲害，想起昨日曾經看它在生門上留有空隙，欲待尋着飛出，省得以身試險。定睛細看，果然西面角上有一個小洞沒有封閉，祇是相隔甚遠。正要駕劍光飛衝過去，忽聽後面怪聲。回頭一看，綠袍老祖同了幾個手下妖人，已從穴內飛出，現身追來。一叢綠火黃煙，如飄風一般涌至，相隔二十丈遠近。綠袍老祖長臂伸處，又打出千百朵綠火星。同時那五彩天幕，已離二人頭上不過兩丈。金蟬用天遁鏡上下左右一陣亂晃，後面綠火雖能暫時抵住，鏡上金光照向天幕，卻並無動靜，越發心慌意亂。眼看天幕越低，將及臨頭。煙火中綠袍老祖用一隻手擋着頭面，另一隻長手不住搖晃，就要抓到。四外妖人，也都包圍上來。二人祇憑一面天遁鏡護住全身，顧了前後，顧不了左右，稍一疏虞，被妖火打上，便有性命之憂。見情勢業已萬分危急，一落妖人

之手，便無幸理。祇一轉念間，耳聽綠袍老祖猛然兩聲怪嘯，四外妖人忽然分退。由綠袍老祖身旁飛出三道灰黃色匹練，直往二人捲去，天幕也快要罩到二人頭上。笑和尚知道再不冒險衝網而出，絕沒活路，忙叫蟬弟快走，口中念起護身神咒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金蟬先也是怕兩口飛劍被妖人彩幕所污，及見存亡頃刻，把心一橫，用丹田真氣大喝一聲，駕着紅紫兩道劍光，沖霄便起，劍光觸到網上，彷彿耳邊嗞嗞幾聲。及至飛起上空，那天幕竟被霹靂劍刺穿了一個丈許大洞，彩絲似敗絹破絹般四外飄拂。

綠袍老祖以爲這兩個小孩已是甕中之魚，雖然被他刺死許多蠶母，自己卻可得着兩個生具仙根的真男，作一頓飽餐，還可得那面寶鏡。正在又怒又喜，萬沒料到來人雖然年幼，飛劍卻這般厲害，竟然不怕邪污，破網而去。出其不意，又驚又恨，暴跳如雷，怪嘯一聲，率了手下妖人，破空便追。笑和尚、金蟬見後面滿天黃煙妖霧，綠人星光，如風捲殘雲般趕來，哪敢遲延，急忙催動劍光，如飛遁走。無奈笑和尚飛劍被污，不能隱形潛迹；霹靂劍雖然迅速，雲空中現出紅紫兩道光華，正是敵人絕好目標。綠袍老祖狠毒兇惡，蠶母被戮，喫了大虧，哪裏肯捨，祇管死命追趕。轉瞬之間，已追離昨晚投宿山洞不遠。二人在空中偶一回望，別的妖人飛行沒有綠袍老祖迅速，俱都落後，祇剩綠袍老祖一人，業已越追越近，煙光中怪聲啾啾，長臂搖晃，眼看不消片刻，就要追上。

正在危急萬分，忽見腳下面腥風起處，一片紅霞放過二人，直往後面飛去。二人又飛出去有百十里遠近，漸漸聽不見後面聲息，覺着奇怪，這纔回身看去。遙見遠遠天空中，適纔所見那一片紅霞，已和後面追來的綠火黃煙絞作一團，光煙瀲灩，翻騰繚繞，宛如海市蜃樓，瞬息千變，知道妖人又遇勁敵。適纔所見紅霞，雖然逃走匆忙，不及細看，但是色含暗赤，光影昏黃，隱聞奇腥之氣，定是一個妖邪之輩，不知爲何幫助二人，反與妖人火拼，甚是不解。金蟬還想稍往回飛，看個動靜。笑和尚飛劍被污，心亂如麻，又痛又惜，急於尋覓地方，拆看第二封柬帖。那一片紅霞雖說相助自己，也不一定是好相識，再要抵敵不過，又生意外。當下催着金蟬飛走，直飛到雲貴交界的絕緣嶺，看妖人並未追來，纔行落下。先尋了僻靜之處，打開柬帖，一看柬帖所說，已不似第一封嚴厲。

原來笑和尚三劫將臨，所幸根行甚厚，並非不可避免。第一次到百蠻山陰風洞，如果守定時間，不預先前去探看，便不會先在洞穴中遇見辛辰子，無心中被金蟬破去他的五淫兜，辛辰子必在第二日早起用五淫兜將百萬金蠶惡蠱一網打盡。那時笑和尚、金蟬也按照時間趕到。金蠶蠱因綠袍老祖用精血妖法修煉，雖未煉成，已是息息相關，金蠶飛走，必然警覺，跟蹤追去。笑和尚、金蟬恰好乘虛而入，就由他坐處飛身到陰風洞底風穴之

內，尋見文蛛，先用天遁鏡破去封鎖，再用飛劍，便可將它除去。祇因一時過於小心，上來便錯了步數。後來又祇顧從辛辰子、唐石二人身上得點虛實。誰知他二人剛跟在辛、唐二人身後，飛走不多一會兒，綠袍老祖以爲辛辰子祇能將金蠶引走，並不妨事，還不知他借有紅髮老祖的五淫兜，想給他一網打盡。仗着有法收回，自己又正當白眉針在身上按時作怪之際，不能歸竅，功虧一簣，便用第二元神緊隨辛、唐二人身後。一來笑和尚、金蟬隱身潛形，沒有被他發現；二來痛恨辛辰子切骨，情知他逗留不走，必是爲了文蛛，不得已他和唐石一同入洞，自投羅網。及見唐石雖學辛辰子叛師，膽子卻不大，並不敢去。知道辛辰子祇要一入洞，便難逃走。卻不願便宜了唐石，那辛辰子一走開，先將唐石制住。這時衆妖人已用妖幡將金蠶招回。綠袍老祖收了金蠶，將衆妖人一一囑咐佈置妥當，然後飛入陰風洞底，由外到內用妖法層層封鎖。到了洞底一看，辛辰子正在施爲，想破他的妖網。綠袍老祖強忍怒氣，也不去驚動他，祇在暗中運用第二元神，附在文蛛身上，放出妖火，和他支持。捱到本身痛苦時間過去，纔將元神歸竅，二次入洞，又發現正教中還有兩人，不知何時闖入，雖然年紀不大，本領卻甚高強。內中有一個手持一面鏡子，發出五色金光，已將文蛛制伏不動。綠袍老祖一見大怒，先用妖法將辛辰子擒了。見笑和尚立得較近，便將玄牝珠運用元神幻化大手抓去。笑和尚的無形劍在同輩門人自煉的飛劍中自然數一數二，但到底年輕，功候未純，不是玄牝珠的敵手。見大手抓來，忙用飛劍抵敵，一照面，便被妖法污損，還了原質。那劍本是苦行頭陀採用西方太乙精英千錘百煉而成。還算笑和尚機警，連忙收住，劍雖失了效用，未曾脫手失去。

綠袍老祖擒住笑和尚，正往回收，預備擒入地穴，再擒金蟬，正遇金蟬手中寶鏡光芒，直往他臉上射來；手中笑和尚飛劍雖然被污，仍有一身本領，也在用力掙扎，元神不及分用。祇因小覷敵人，不料天遁鏡如此厲害，險些喫了大虧。綠袍老祖自經大劫，在玉影峰風穴寒泉中，已煉成不壞之身，功行祇差這一雙碧眼。見勢不佳，又驚又怒，祇得收回元神，護住雙目。手鬆處，笑和尚業已掙脫，被金蟬救去。還以爲妖法嚴密，敵人已成釜底遊魂，縱然暫時僥倖，也絕難逃出羅網。便用一手護着雙目，仍用妖法幻化元神，打算生擒享用。幾番衝起，都被金蟬天遁鏡、霹靂劍阻住。越發暴跳如雷，頓改了原來打算，將洞底風竅開放，想用陰飄惡颶，將兩個敵人吹化。更不料金蟬生具一雙慧眼，竟從妖雲毒霧中辨清門戶遁去。出穴之時，又將他碩果僅存的蠶母用霹靂劍殺死。

那金蠶原是南疆產生的一種毒蟲，在千百種惡蠱之中最爲厲害，其性異常兇淫。雌的雖不如雄的厲害，但是繁殖之力極強，一雌常交百雄，始能產卵，每產千枚，見風即能化成小蠶。綠袍老祖當初受毒龍尊者之託，趕往慈雲寺與正派爲仇，所煉十萬金蠶惡蠱，

一齊帶去，祇剩下四十九條衰弱蠶母，隨意棄置在陰風洞底隱祕之處，當時並未在意。及至在慈雲寺被極樂童子李靜虛將金蠶一齊刺死，遭劫回山，見那些蠶母竟未被辛辰子發現，祇是久未用生血飼養，都快僵死，便用丹藥生血，先行調養。怎奈蠶母這東西秉天地極淫極戾之氣而生，久曠疾疲，體氣業已虧殘，僅僅可供生育，別的效能已失。其種又絕，更無法尋覓許多雄蠶配合。祇得另想妙法，在百蠻山西，陰毒污溼的天愁谷內，尋到許多天蝎代替雄蠶。這天蝎也是一種極淫惡的毒蟲，形如常蝎，有翼能飛。經綠袍老祖尋到以後，先用毒藥餵養，符咒祭鍊。三日之後，再給天蝎喫了自身生血，去與蠶母配合。一晝夜間，天蝎與蠶母交尾後，全被蠶母喫光，第三日便生下無數小蠶。綠袍老祖嫌它力弱，知道天蝎在天愁谷專喫瘴嵐溼毒淫氣凝聚而生的一種金絲菌，便在陰風毒洞前崖，又開闢了千頃花田，移植毒菌，餵養金蠶，果然喫了更增體力。又因金蠶食量太大，一經放出，千頃花田似春蠶食葉般，頃刻淨盡，供不應求，又命門人尋找毒蟲毒蛇生血澆種。一方面用法術催長，當時雖然喫完，第二日又是千頃金波，恢復舊觀。放時四周用妖氣組成天幕罩住，防備周密。祇這次所生盡是公蠶，所以對這些衰老蠶母極爲珍惜，打算等小蠶成長，再與蠶母配合，祇要產出母的，便可取之不盡。不料這些蠶母封閉地方，正是一條出口密徑，被金蟬無心遁出，見有生人到來，如何不上前嚼咬，被金蟬霹靂劍光一繞，全數了賬。綠袍老祖豈不恨如切骨，死命追趕。

追至中途，偏巧遇見對頭紅髮老祖的門人、長人洪長豹。他因和辛辰子交情深厚，當時有事不能分身。及至將法寶借與辛辰子，又後悔起來，恐自己法寶有甚閃失，拼着冒險，瞞了紅髮老祖，盜了天魔化血神刀，借着往絕緣嶺採藥爲名，偷偷趕到百蠻山來。他知辛辰子必在百蠻山左近尋覓地址，設下妖陣，以便運用五淫兜將金蠶引來，一網打盡。一路尋蹤追迹，尋到一處，見下面有一巖谷，藏風聚氣，地勢隱祕，離百蠻山主峰不過二百里左右，甚是合用。正心疑辛辰子在此施爲，不由停了遁光，仔細留神一看，果然聞見五淫兜的氣味，忙即下來，找到辛辰子昨晚行法的洞穴。一進門便知五淫兜業已被人破去，又驚又怒，好生痛惜。再撿了現形魔兜及七根妖幡一看，不知被甚麼東西啃咬粉碎。兩樣至寶全都被毀，如何不恨。辛辰子又不見蹤跡，忿恨切骨，正要趕往百蠻山陰風洞去。忽聽頭上雷聲隱隱，夾着一陣破空之聲，一紅一紫兩道光華，如電閃星馳一般，由遠處空中打頭上飛過。暗想：「綠袍老祖妖法高強，這裏是他老巢，如何會有別派之人到此？」好生詫異。剛想借遁光飛起迎上前去看個動靜，身纔起在空中，來人劍光迅速，已打他頭上飛出好遠。猛一擡頭，看見綠袍老祖發出萬點綠星，煙霧圍繞中，伸出烏爪一般的長臂大手，風捲殘雲般趕將過來。因爲時間湊巧，便猜前面逃走的紅紫光華許是辛辰子請來的幫手，被綠袍老祖戰敗追來，已然快到面前。百忙中並未尋思邪正不能並立，峨眉教下豈能與辛辰子一黨。心疼法寶，怒髮千丈，仗着本領高強，學會

身外化身，又有綠袍老祖剋星天魔化血刀在身，不問青紅皁白，劈頭迎上前去，厲聲喝道：「辛辰子何在？我的五淫兜是否被你所毀？」

綠袍老祖催動妖雲，正在追敵心急，忽見一片紅霞中現出一個身高丈許、相貌猙獰的赤身紅人，攔住去路，擋住妖火，已是不快。及聽來人發話，定睛一看，認得是辛辰子莫逆好友、紅髮老祖門人洪長豹，不由勃然大怒。兩下里連話都未多說，就在空中爭鬥起來。一會兒工夫，後面手下妖人一齊追到，一片妖雲綠火，將洪長豹圍了個風雨不透。洪長豹見人孤勢薄，寡不敵衆，長嘯一聲，將化血神刀放起。一道赤陰陰冷森森的光華纔一飛出手去，滿天綠火星掃着一點，便如隕星紛紛下墜，近身妖人早死了好幾個，憑空變成數段殘軀，落下地去。綠袍老祖先見洪長豹放過笑和尚、金蟬，將他攔住，本想就下毒手，到底有些顧忌着來人的師父紅髮老祖。打算使洪長豹知難而退，自己好去追趕兩個逃走的肥羊。誰知洪長豹本領竟是不弱，一片紅霞，裹住了滿天綠火，絲毫不能前進一步，眼看先前兩個仇敵逃走已遠，已是咬牙切齒忿恨。及至洪長豹放起天魔化血神刀，一出手先破了妖雲綠火，死了四五個門人，不由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。這時手下妖人正在紛紛敗逃，化血神刀劈面飛來。綠袍老祖把心一橫，一聲怪嘯，元神運化長臂，伸出簸箕般的大手，就近抓起一個門人，迎上前去。祇聽一聲慘呼，那道暗赤光華接着那人祇一繞，便斬成兩段。綠袍老祖更不怠慢，將手一指，一陣陰風吹處，從那門人血腔子裏冒出一股綠煙，將那暗赤光華繞住。兩半截殘軀並不下落，不住在空中飛舞，刀光過處，血雨翻飛，一霎時盡變殘肢碎骨。仍是隨着綠煙，與刀光糾結，兀自不退。雖然幾次被化血神刀衝散，怎奈那是妖人陰魂，受綠袍老祖妖法催動，隨聚隨散，緊緊圍住刀光不能上前。

洪長豹見綠袍老祖竟是這般殘忍，不惜犧牲門人生命，用小藏煉魂卻敵大法，將飛刀裹住，不由大喫一驚。正要另想別的妖法施爲，對面一閃，綠袍老祖蹤跡不見。還未及仔細觀看，忽覺眼前一團綠陰陰的光影罩向頭上，纔暗道得一聲：「不好！」已被綠影裹綠袍老祖元神、玄牝珠幻化的大手抓個正着，頓覺奇痛徹骨。知道想要全身後退，已來不及，祇得咬緊鋼牙，厲聲喝道：「我與你這老妖今生今世，不死不休！」說罷，玄功內斂，怪嘯一聲，震破天靈，一點紅星一閃，身軀死在綠袍老祖手上，元神業已遁走。綠袍老祖原因化血神刀厲害，自己此時回山不久，法寶未成，尚不能破，用一個門人去做替死鬼，糾住刀光，暗運玄功，擒到洪長豹，心中大喜。滿想擒回山去，用極惡毒的邪法消遣報仇，不想洪長豹竟學會紅髮老祖身外化身之法，將元神遁走。人未擒到，反與紅髮老祖結下血海深仇，將來平添一個勁敵，又驚又怒。再看化血神刀時，那刀終究是靈物，主人一去，失了主持，竟也隨了飛去。綠袍老祖未施解法，一任那千百殘骨碎

肉，纏繞着化血神刀，電閃星馳，破空飛去，當時並未在意。祇想起今日蠶母被害，連連喪失許多法寶、門人，看看手上洪長豹屍身，越想越恨。猛地張開血盆大口，咬斷咽喉，就着頸腔，先將鮮血吸了一陣。算計那兩個敵人無法追尋，厲聲命將已死門人帶回山去享用。手持殘屍，一路叫囂嚼喫，駕起妖雲，回去拿辛辰子泄忿去了。

這一幕驚心慘劇，把手下一干妖人嚇得魂飛魄散。積威之下，雖不敢彼此商量，兔死狐悲，物傷其類。先見他用自己人去抵擋化血神刀，臨死還遭銷魂碎骨之慘，邪教入門時，本有捨命全師誓言，還可說臨危救急，不得不爾。及見最初那幾個爲他禦敵而死的同門，都要將屍身帶回山去嚼喫，未免觸目驚心，一個個都有了異圖。那不見機的十來個，還誠惶誠恐，奉命維謹地帶了那幾口死屍回去。見機一點的，彼此存心落後，覷一個便，紛紛逃走，即或被同類發現，俱有心照，誰也裝作不知。這一天工夫，綠袍老祖手下妖人，連死和逃叛，倒去了多一半，共祇剩下十來個膽子較小的妖人迴轉。洪長豹白白爲了辛辰子犧牲一個肉身，又喪失了幾件法寶，元神回到山去，與他師兄姚開江相見。真是無獨有偶，一個喪了法體，一個壞了元神，好不傷心。紅髮老祖見兩個傳衣鉢的心愛門人俱都喫了大虧，對於怪叫花淩渾，自然早就懷恨結仇；對於綠袍老祖，也是當然不肯甘休。不過他爲人比較持重，不肯輕舉妄動，機會一到，自然會去代徒報仇。這且留爲後敘。

且說笑和尚看罷苦行頭陀第二封柬帖，知道了一些失敗的大概，事尚未完，仍須努力。祇是飛劍被污，要復原狀，須待斬完妖物回山之後。柬帖上雖說金蟬現有雙劍，可以借用一口，就本來功行，向金蟬請教峨眉劍訣及使用之法，便可應用。但是失去無形劍遁，隱不住身形，硬要冒險，再入虎口，豈不比初上百蠻山，還要難上十倍？一手拿着柬帖，望着這口被污了的飛劍，雖然晶瑩鋒利，不比凡鐵，但是靈氣已失，不能使用，前途危難正多，絲毫沒有把握，好不傷心。

金蟬見他難過，再三勸慰說：「師伯故意使你爲難，無非玉成於汝，雖蹈危機，終無兇險，憂急則甚？」笑和尚含笑道：「我豈不知師父成心激勵我成人，我祇可惜這口飛劍，自從師父傳授到如今，沒有一天斷了修煉，也不知費了多少心血和工夫。柬帖上雖說異日成功回山，仍可祭鍊還原，到底能如以前不能，並不知道。實不瞞師弟說，師父和許多前輩師伯叔，都道我宿根既厚，功行又好，年紀雖輕，因爲師父苦心傳授，在小輩同門中，可算數一數二。不想一敗塗地，若非師弟仗義相助，幾死妖人之手，豈不令人慚愧傷心？」金蟬道：「勝負乃兵家常事，這有何妨？柬帖上教你我先覓地休養十餘日，將我的飛劍分一口給你，練習純熟。到了時候，祇須謹慎小心，仍有機緣成功。此時悔

恨，有何用處？」

笑和尚也明知除了奮鬥成功，不能回山再修正果，祇得打起精神，照柬帖所言行事。他和金蟬俱是一般心理，不獲成功，不願再回凝碧崖去。見絕緣嶺風景甚好，可惜並無相當的洞穴可以打坐凝神，尋了幾處，不大合意。笑和尚猛想起莽蒼山藏有兩口長眉真人煉魔飛劍。其中一口叫做紫郢，現被李英瓊得去，連許多前輩劍仙的飛劍都不能及，尤其是不假修煉，便能出手神化。還有一口，尚未出世。那山岩洞幽奇，何不趕到那裏，一面借練霹靂劍，順便尋訪。即或自己與此劍無緣，也可先行默祝，暫借一用，將來再物還原主。如能到手，豈不比分用霹靂劍要強得多？金蟬因李英瓊現正尋找余英男，不知已否找到，她爲人甚好，又有神鵬，說不定她能背着靈雲，乘機助笑和尚一臂之力，聞言甚爲贊同。二人打好了主意，離開絕緣嶺，直飛莽蒼山。